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九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五

昌黎贊曰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  
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爲賊  
良民之患其旨湛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  
及帶屣履起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  
吁嗟先生

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

起諸侯之太強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亾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

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

忘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有口實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

莽

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

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則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取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莽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掘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愚嘗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

械要鐵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

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  
 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  
 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  
 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  
 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  
 輩皆捐軀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  
 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  
 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所以  
 終身而不敢取也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  
 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  
 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  
 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  
 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受頤  
 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  
 子由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  
 亦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  
 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

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  
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  
景帝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  
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  
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  
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  
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  
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怛然無惻怛意高才  
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

養成王氏之獨故奔以斗筭之才濟其欺罔而  
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  
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  
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  
帝幼小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  
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  
比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  
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  
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閭

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  
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  
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  
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  
之祚盡矣

白樂天有木詩八首序曰余讀漢書列傳見佞  
順嬖要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蠱下交  
亂君親如江充輩者見暴狠跋扈壅君樹黨如  
梁冀輩者見色仁行逆先德後賊如王莽輩者

又見外狀恢洪中無實用者又見附離權勢  
之覆亾者其初皆有動人之才足以惑衆媚主  
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

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亾係於官渡竊以爲不  
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  
有官渡之敗未至亾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  
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  
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  
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

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

東坡論曹袁興亾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忠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乃今知孟德本

初之所以興亾也

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爲巧思請試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頓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



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度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

唐子西曰世之爲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一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圍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

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

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咲而不荅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

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

曾子固中論序曰愚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賞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三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文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

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

子西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矣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

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大水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

子西曰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五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宮然以戴記

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符  
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  
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水書曰歲星犯天關江  
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  
皐白之證也

子西曰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  
出征置幕府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  
公而懿等並爲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邪公  
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

不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  
文爲第一今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  
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  
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  
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  
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  
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  
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

子西曰龐德公以孔明爲卧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元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亮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竒計管子責

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攻事情  
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  
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  
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亾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  
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  
嘗躬耕於壠畝好爲梁甫吟

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  
生民信爲美矣然徼功事健言務人之情通矣肆

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  
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  
三顧後起籌畫必當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  
兵弱而強隣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  
然窺其軍令跡其胡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  
寬刑玄德嘗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  
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  
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縱之以德  
收之以禮舍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

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

子西曰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纘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桀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智誠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踐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東坡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邈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乃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

東坡曰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齊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矣

溫公曰昔齊誅鮒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

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東坡論曰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下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也

六一峴山亭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祐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



吳以兵事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也

機以亾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於衆司馬穎強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爲託身之主哉機以怨讐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軍而衆數十萬

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屬我者之事乃方欣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爲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救其敗哉

東坡論衍降石勒曰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

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符堅之所以亾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

克吳之所以亾對曰數戰數勝日數戰數勝國之勝也何故

亾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

民未有不亡者也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

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

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

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肅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

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魯直論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

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

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

直寄焉耳

東坡曰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屐即與之此人後

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

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邪即予之鄰人後得

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此  
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少游曰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  
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  
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與  
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  
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  
古過之以愚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  
乎夫子房之於漢荀賈謂之於魏浩之於元

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  
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爲三傑用之以取天下  
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  
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  
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  
以爲無智名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  
足以與於此然猶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  
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終故陳壽  
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

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歷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鏤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神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人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陰陽家之流也

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後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之流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兗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木子房之謀而太武爲國英主亦自浩發之其迹

國定家前 二十九卷  
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歟

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敢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

范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誦謖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卑天

禮悖逆

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喬爲皇叔何以異哉范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

孫之翰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而懈也

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奸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之備可一日懈乎况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但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茲盛矣

建成募軍兵欲圖秦王并使楊文幹反爲相應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高祖登極而表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止顧遇既又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

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衰寂始盜隋之宮人密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脅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

孫之翰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

有異謀殊不思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扼其入寇之路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已國通謀其情固易察爾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昧之甚也

張唐英曰世長侍高祖宴於披香殿見其華麗乃曰此殿煬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諫以直其心實詐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長曰昔陛下居於武功之時宅總庇風雨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

初有天下於隋宮又加雕飾其可得乎以此知世長之於諍得諷諫之道也

踈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官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許不惟聖讒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

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姦人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已之名減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一也姦人樹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於人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恩則不爲已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



爲已之累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

范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證之言過而遂立以爲后何以示天下之人乎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其瀆人倫亦甚哉

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爾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

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脩一殿則想秦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暑亦想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敕預修乾陽殿給事張玄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敕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侍中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其資送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則命宰輔房喬杜如晦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

而少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玄素禁兵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散之農畝而自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王所為並得天子之體矣孫之翰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王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

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煩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

孫之翰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及喪命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

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固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無忌其後卒被流竄死於黔南天下以爲冤然而亦疑其誣殺吳王恪之報應也

劉裕時江數當尚主乃上表讓婚曰王偃無仲

國朝家範 卷之二十一  
都之質裸雪於比階何瑤闕龍工之姿投軀於  
深井召必以三脯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若披  
請不申當刑膚翦髮投山竄海觀其言則知自  
古至今夫之被凌甚於天下者衆矣况習盡恭  
於盥饋之禮耶

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  
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  
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  
弭平陵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  
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護武之音具存  
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  
海乎

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  
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  
况公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  
道也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  
邪抑權倖咸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  
固足垂憲於後也

曾子固唐令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司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歛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

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於世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其諫諍之詞是以爲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傳信於後也觀正觀十一年魏公上三疏乃諫詞之著者然不過以戒

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之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事也

司空圖三賢贊并序曰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公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辭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群雄君勞

臣惕荒夷阻闢維百千年功存社稷

張唐英論房魏曰夫得百騏驎不若得一伯樂  
得百太阿不若得一歐冶百騏驎有時而疲劣  
百太阿有時而缺毀若伯樂歐冶存則舉天下  
之良馬良劍何求之而不得哉房魏二公文皇  
帝之伯樂歐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  
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  
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  
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

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舉其功固大  
矣如晦與房喬共掌朝政亦多規畫然薨於正  
觀三年則其功固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  
為前後奏議數十萬言著之行事者數百餘條  
政事大小罔有不論正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  
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豈當太  
宗即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之民喜見太平之  
初則言曰房杜及太平已久天下之人但酣樂  
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庖人調鼎

而不敢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然迹其行事考之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畫並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歐冶如晦乃溫彥博之流也奚逮於魏哉

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誦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雉而取陳寶非忠也

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雄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為一國之所奉愛其血食念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田此史蘓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蘓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

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  
符堅於五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將山敗梁武取  
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王之妹終以殞  
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  
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妾嬪至晉世祖怠於為  
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觀廬江美人正言  
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六一曰予嘗與尹師魯自魏晉而下其佐命功  
臣皆可貶絕以其二心舊朝叶成謀主雖曰忠

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跡其然  
始良有以也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  
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  
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劉武周為寇請行自  
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  
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  
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官政  
之謬皆歸其人又聞妖主不自明乃欲殺人緘  
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



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保况寂也哉  
范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諍是以  
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  
聞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  
范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青天所以  
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而許敬宗誦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  
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  
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  
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  
以爲戒哉

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肯覆宗絕祀出於不  
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尊女  
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子孫率  
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  
戮及父祖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  
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古者父子

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  
交游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  
乎非所以爲訓也

張唐英曰咸亨中戴至德與仁軌爲左右僕射  
每有申訴冤枉仁軌輒美言許之時號解事僕  
射至德即據理詰難未嘗與奪有理者密爲申  
奏時號不辭事僕射

子由論高宗智足以保身曰高宗之淫昏孱暗  
又內爲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群不逞於朝而禍  
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  
衛者豈見東方言者謂高麗將亡之祥上曰高  
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口則亦有  
不可欺者以廢子賢故怒其人常與賢交通令  
其父訓之其父即于殺之上聞而不善也更貶  
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  
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

張唐英曰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綱言其貴不可  
言李淳風亦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讀

識

史至此未嘗不疑也且二帝三王之盛其陰陽  
日至讖緯之說未之有也迨漢以來取天下不  
以仁義之道故將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使信  
而歸之故董仲舒言三代受命之符而儒者常  
鄙之且武氏一女子焉能感動上帝而前兆如  
此哉上帝之心又豈故孕育不仁之女子使之  
雕琢唐室如此哉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其附麗  
姦諂之徒欲自掩其惡乃神其事因言天之所  
啓非由人事也忽於李淳風等傳增加其言以

惑後人爾

張唐英曰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  
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成所矣其後因王同  
皎事羅織其事遠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史周  
利用巡嶺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  
死於崖州崔暉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  
恕已死於賓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歔歔流涕也  
嗟乎五王奮大忠伏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  
難肅清宮闈復子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

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絕享封爵已陷網羅豈所謂漁於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蓋果於先幾而發使五王卒爲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韋氏梟三思則豈有後患哉

孫之翰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嗚呼二十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

張唐英論曰長倩垂拱中爲文昌右相則天革命甚懼長倩上疏請改皇嗣姓武以爲周室儲貳則天悅而從之及張嘉福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太子長倩與恪輔元堅不從乃言曰皇嗣已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由是大忤諸武

下獄被誅而議者謂長倩不忠於唐誅之宜矣  
且則天之時唐室枝葉子弟及朝廷舊臣誅戮  
殆盡長倩懼皇嗣亦爲諸武譖被殺乃請改姓  
武上以順則天之意下以全皇嗣之命豈謂不  
忠於唐耶使則天既死皇嗣即位握天下之柄  
豈肯不復姓李而姓武乎若以長倩不忠則當  
順從而立承嗣足以免誅豈得復執皇嗣已在  
東宮不可復立承嗣乎以此原其情則長倩之  
心乃陳平順呂后之心也

張唐英論曰舊史狄仁傑王方慶姚璿同傳且  
仁傑有再造唐室之功方慶再諫則天曰陛下  
之子尚在廬陵臣之子何惜遠官姚實乃唐之  
賊臣則天之佞臣也何得與狄王同傳哉且則  
天之時天下非無忠義之士欲復唐祚但以醜  
吏盈朝羅織成獄故忠義之士不能發耳璿既  
不能奮發忠節自可持節保身何至於桂林長  
史凡嶺外山川草木有武字者皆進爲祥瑞符  
合國姓則天悅之召爲平章事乃附三思督作

天樞以紀周德及明堂災則天避殿璿乃以成  
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且明  
堂布政之宮而武氏不稽古制徇意經造上帝  
監戒火而燼之而璿乃引周漢爲比又非經義  
且周室之災由禮崩樂壞之所致建章之火由  
窮奢極侈之所召豈卜世盛德之事乎又今宰  
臣親撰時政紀以述史館失史臣直筆之法皆  
璿姦佞所爲也

張唐英論曰姚璿不可與狄公同傳既已明矣

而楊再思復與王杜同傳可乎且王及善有夫  
臣之體杜景佺有宰相之器朱少連不附權要  
李懷遠能守簡素皆有一節可述而再思姿性  
邪巧不畏不義舞高麗以悅同休喻蓮華以媚  
昌宗鞠王同皎而不明其枉緇載令言而憾其  
有諷附宗楚客而聚魏元忠偷合冒寵不顧廉  
恥自始至末無一可稱附於張昌宗傳可也而  
使同李杜諸公是盜跖與夷齊聯鑣斯高與伊  
臯並轡豈非黑白相混哉

劉知幾又論太史公左丘明荀子班固於春秋有虛美者至此乃劉子議天地之不大咲日月之不明多見其不知量也其五美固不足與論其是非然猶可罪者謂汲冢書與魯史符同獲君曰止誅臣曰刺執我行人殺其大夫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孔子請修者但用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噫劉子之罪過於楊墨也且聖人達則正道行於天下禹湯文武是也聖人否則王道隱於春秋孔子是也今劉氏取信於汲冢諸書瑣語而謂孔子何力於春秋何誣聖人之甚也夫孔子之於春秋有不合於王道者則定法於一字以褒貶之如其策書成文書所爲法則因而直書蓋聖人之志也而劉子謂筆則筆削則削皆爲虛文何狂悖之甚也

知幾之子鍊者六說其叙詩書禮樂春秋周易之意捨其短取其長其間十有五六然其說云帝王既歿王者每五百歲乃更姓商周文當其

會也周五百歲而王者不作仲尼生焉仲尼無位其道見之文字今去此時眇出千載五百之數何其曠歟次言其累世種文德云云而已作六說之意觀餽之言謂孔子之後千餘歲而無其人謂已可以當之乃作六說噫是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蓋不量已之甚也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非銜其文辭以誇後世矣皆以示萬古之教而餽乃自孔氏章至考亂凡八十九章皆取漢

史詔書及群臣奏議撰其名目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比前代周公之勺吉甫之雅又取巴紀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前代國風之流且孔子之書斷自唐虞終於秦誓詩始關雎終於商頌皆有所蘊以垂後世立教不知餽之書始於孔子終於考亂詩始於房中終於談容娘何所取哉苟以孔氏比堯典則孔子無位不可比堯也若以考亂比秦誓



則蜀劉備之事不可比穆公也若以房中樂比  
關雎則彼非類周召二公聖賢之事也以譚容  
娘比商頌則彼非祭祀所歌之曲也不知餽之  
意何所法而爲之哉

追立劉竇二后招魂葬東都范祖禹曰人之死  
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埋藏體魄  
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  
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  
墓所以藏棺槨也夫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  
陵墓不亦虛乎

孫之翰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  
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  
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爲  
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  
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  
法如是之重人君得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  
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  
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

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  
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  
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孫之翰論  
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  
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方多難  
上象示變自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此  
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然爲一妹所惑雖  
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

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  
惡致姦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  
之不然尚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  
明斷不至也

范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  
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  
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在職之專也  
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

養於苦寒之地稍近之中國則莫非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疆也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范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豫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樂棋數術藝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乎

唐祖老子茫昧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書曰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皆可考也而

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咲也

六一論華陽頌曰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

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于無生之可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講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也佛老二老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

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其可笑也

范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得相保相佞則性天滅為仇豈豈相可不慎哉

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徃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拒之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

關之師不戰而老之而祿山傾國遠關委其所  
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  
知出此唐無人也夫

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  
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  
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

宋璟不與楊思勳交言曰昔申振以慾不得爲  
剛宋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  
可謂能知賢矣

皮日休曰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  
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辭吐婉媚之文而  
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  
人也後蘓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名遂振

范祖禹論張說召募壯士代宿衛曰唐制諸衛  
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  
藏於民後世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  
時其法寢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  
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

古則說之爲也

唐子西張曲江畫像贊序曰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老爲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帥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亾失以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明皇在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

華如剖瓜瓠無毫髮顧惜而誅一胡雛如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絕滅敗壞故張垧其壻也而先叛宋王其子也而又叛太子起兵至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嘗歎公沒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

方遷序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  
曰魏武言與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  
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  
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親  
愛莫得而奪之况於踈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  
固其宜也

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誦諛必牛仙客也  
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為宰相張九齡  
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為御史

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  
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滾  
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  
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  
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為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  
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  
張唐英論曰象先為益州長史司馬韋抱真諫  
以宜行罰象先曰理則可矣何必嚴刑以立威  
遷河中尹錄事曰以小吏合杖象先曰此人之



情不甚相遠必須行杖須從爾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噫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宓子賤之倫乎

名藩大鎮有城池之險有甲兵之彊有土地之廣有人才之衆有府庫之實苟非忠孝之臣忽有不軌之志是故文皇帝始立法制而付之名臣以杜禍亂之端至于天寶李林甫以姦詭狡媚因緣重任恣爲氣翳蔽虧日月以已本非儒

術文行才望而進慮賢者得進而己之上欲杜中外名臣出將入相之路乃用高仙芝爲四鎮節度使封常清爲安西節度使哥舒翰爲隴西節度使牛仙客爲河西節度使皆專大將之任利其不知文字不知典故而無輔政之望故祿山之叛由專范陽大將之任故敢西嚮欲爭天下此皆由林甫啓之也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

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  
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  
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  
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  
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  
詩而七言之體具蘓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  
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濶遠  
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  
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  
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不存宋齊之間殺失  
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  
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  
義格力無取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  
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  
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  
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而又  
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劣蘓李氣奮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能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

國憲家猷卷之二十九

國憲家猷卷之三十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文史六

曾子固曰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

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  
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  
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  
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  
淮泗霽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尋陽天寶十  
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  
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  
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  
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賞而若思軍赴河

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  
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  
夜卽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  
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  
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  
年六十有四其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  
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  
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巾古易今世元齊愚智

國定家前  
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  
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  
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  
物蕭病貶惡大亟獎善大重元奉親孝居喪哀  
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  
樂天知命焉以爲正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  
配祖者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  
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  
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

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  
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  
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  
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未而歿推是而論則  
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  
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  
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  
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

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

皮日休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典者若公輸氏當巧者也北齊美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

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洗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豪釐也

東坡論重內輕外之弊曰予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

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爲鑒

高力士自開元初則知內侍省事已承人主恩寵是時姚宋爲宰相力士小心供職而已固未敢干政事竊威權及林甫國忠爲相皆由力士進達故力士得專恣矣宇文融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

附力士並取將相高位專寵恣橫威福擅作而君子道消開元初武惠妃顧遇特厚以故王皇后見廢而明皇虛中宮二十年專寵惠妃及惠妃薨後庭數千人無可意者後楊貴妃進見至于暮歲禮遇絕如惠妃然則明皇在開元間非惑於女色而海宇無事政令和一豈非以姚宋等朝夕左右以忠言鯁論進於君耳使君汲汲行堯舜之道明皇銳意治本懼茲正人飲酒不敢過夕坐朝不敢差晚絲竹不敢數御苑囿不



敢頻行內雖嬖寵惠妃而外不敢墮慢庶政惠妃雖受君寵而不敢輒竊君權雖有百惠妃又豈能惑明皇之心亂開元之政哉及楊貴妃入宮則林甫國忠爲宰相唯以奢侈之務厭君之心佚樂之事蕩君之志積歛財貨以盈君欲崇飾臺榭以請君遊累日不視朝無人切諫連宵奏鍾鼓無人上言倡優日戲上前婦女朋淫宮內朝政大壞皆林甫國忠爲之也

范祖禹論上迎上皇於望賢宮釋黃袍嘗膳習

馬執鞚前引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舜帝服避馳道屑屑馬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

李輔國殺張后及越王係究王憫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阜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

國憲家譜 卷六  
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  
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命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爲觀  
軍容使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范祖禹  
論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  
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  
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  
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

亾亦幸哉

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  
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  
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  
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  
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  
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旦舉  
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心其  
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頸企踵惟恐其

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  
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  
而必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利勢乘之不  
可失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犄角  
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  
檄而定兵亦遂息矣唯其不用必謀是以慶緒  
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爲  
一切之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  
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

故雖困敗而能復興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  
河內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  
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  
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  
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  
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  
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  
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必謀者多其功大於魯  
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必之謀不見聽者多矣

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  
得而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  
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東坡曰唐之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  
孫竇瑤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  
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  
十二律與孝孫所次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  
二鐘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因李  
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

制諸鐘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剡之二  
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  
時議者以為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  
日偷以至於亾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  
也悲夫

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專權而逐  
之養成輔國之勢卒為大惡

張唐英論曰議者謂賀蘭進明不出兵以救睢  
陽致賊將尹子奇攻陷其城執殺張巡姚閻南

霽雲許遠皆進明所致也今觀其本末則非進明之罪乃房瑄之罪也何以明之且瑄與進明有隙除爲嶺南節度及辭之日具言爲瑄所排肅宗改授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守臨淮瑄惡進明之戾于已也乃除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使權位與進明相敵而不可度制及南霽雲來乞兵進明懼叔冀相襲不敢分兵以援之遂致睚眦之隙

孫之翰論李光弼斬崔衆曰將帥專閫外之事

不行法不尚威固難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之一票命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爲比而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爲彊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雖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必無不從之理天子從而行法則將帥

尊朝廷威三軍二事俱得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所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彊橫之態甚矣史思明降光弼使烏承恩殺思明不克思明復叛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其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也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陰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慶緒之黨表效順之節天子命爲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

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陰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人赫然命使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恩命且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而圖之此豈國體也

昌黎謂張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歿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亾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

懷恩之恃恩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驕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悖蓋其衰乃可圖也是其料懷恩於目

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役  
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  
而代宗之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之  
天下甘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  
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  
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  
爾也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  
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

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  
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  
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  
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  
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  
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  
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諫曰爲賊兇殘  
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



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  
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  
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竒妻且視無事於外  
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  
湏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竒發丸見之  
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  
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審矣明  
日先竒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希  
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  
納代為帥

先竒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  
函七首以獻暴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竒  
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  
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  
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就逆順輕重之理  
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竒妻智也終能滅賊  
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  
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  
盧杞保朱泚必不反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

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幾亾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孫之翰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

一歸有司言祖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位及建議復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在盡其才力以當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也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植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請俟農隙興功是使衆安而事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不納且雙其入矣

張唐英論曰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蓽則有藻稅之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失於廟堂而黎民抱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一言者言錡之叛爲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口審與不審然後

以善正付法未爲晚也何至閉聰遏明械之以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爲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言朝廷釋然不以爲信則宜翻然悔過納土歸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已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用之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矣德宗既褊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錡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爲狂妄宜下詔旌賞爵其

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  
善正可謂生死無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  
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曠使希烈其  
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子者皆不能有所傷  
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  
豈不有命耶

孫之翰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

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  
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  
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  
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相者盧杞  
也無大公至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材雖有名  
將故不能成功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  
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  
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賢皆大忠至  
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六十年叛渙

國定多首 三十卷 十七  
之地復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光采者相得其人也

橫海節度烏重胤奏罷鎮將令刺史領兵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關盛衰爲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臂指之相

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范祖禹論上以久旱降德音絳與白居易言乞令實惠及人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歸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

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丞相輝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冊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冊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冊之爲理所致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紇于衆上冊公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冊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闕爲章句書生以蜀

步鎬爲宗室老臣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徃徃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法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冊居第一子由曰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曾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

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然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以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歿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耶

元稹論樂天之文章曰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言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官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馬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論三卷泰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

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秦少游論曰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

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歿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决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蘓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吹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



鈞列莊之微挾蘓張之辯據班固之實獵屈宋  
 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之文  
 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  
 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  
 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蘓張班馬  
 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下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集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蘓  
 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  
 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

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  
 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  
 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  
 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豈非適當其時故耶

范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  
 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  
 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

蕭俛段文昌獻消兵之議曰兵者威武之目聖

人以是除天下之惡興天下之善其不可去之者久矣穆宗承章武恢復之後志在偃革宰臣段文昌蕭俛因獻消兵之術密詔天下之兵每百人限八人逃亡逃亡者入山林藪澤聚爲寇盜蜂屯蟻聚鴉飛隼搏所至村落悉遭毒螫生民於是漸無慘矣及朱克融王廷湊之亂其逃亡之兵多歸之朝廷議討二賊召新兵皆市井烏合累爲賊所敗而威沮氣喪不復有師伍之勢於是河朔之地復爲賊所有噫章武以雄虜

之姿中興唐室驅駕豪英選任將帥區區然二十餘年方定兩河之寇其勤勞宵旰固已至矣而蕭段二子謬於一言遂復失之是時國家所費億萬之財而不得河朔斗粟尺帛可謂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也夫二子者必欲去冗兵省調度則三代兩漢已來固有制度在方冊可攷而行若未能及此則可選其老耄疾病者俾之爲農其他驍銳勇敢熟於戰陣者自可畜養以備征伐何必立爲定制百人限八人逃哉且以

國朝家譜 三十一卷 三三  
當時禁衛言之有兵二十萬每百人限八人逃亡是天下有一萬六千人逃亡爲寇矣此豈不爲天下患哉其後至宣宗已後所在寇盜充斥石順起於湖南毛約起於江南康全起於歙州至於恭定乾符之際王郢王仙芝尚君長畢鵠子全繳山一丈黑李摩雲劉漢宏李重霸之徒侵陷嶺浙搔繹青徐以至襄漢悉被其毒其中多有逃亡之兵爲之聲影其禍皆胎於消兵之謀也

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亾也人猶畏義而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

張唐英論曰弘靖之帥范陽也朝廷以其嘉貞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爲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嬰兒而授之河謂其父善泅也弘靖亦以世胄之貴偃然自尊以誇耀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復以安史之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祿山之墓用毀辱燕人復縱從事韋雍張宗厚輦酣

肆夜飲呵責士爲反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於是其下皆怨克融乘人心之二遂囚弘靖殺韋雍張宗厚又擊殺義士張徹皆弘靖爲之也

孫之翰論昭愍弒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姦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所奏令罷進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是觀

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世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觀內臣仇士良致仕教其黨曰今日與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閒閒則讀書讀書則重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翫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但常以毬獵聲樂惑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竒技使一處盛於一處如此則天子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

外事吾輩恩澤權力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  
內臣姦巧者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內臣以此  
術惑之在位歲久功業之君如憲宗者不能免  
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

劉克明立絳王悟王守澄誅之立文宗以裴度  
攝冢宰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弒而不  
討賊君立而不豫謀官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  
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  
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

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  
而况不賢者乎

孫之翰論處厚乞相裴度曰韋處厚不顧李逢  
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  
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  
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逢吉姦兇人也欺天子  
幼弱大樹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遠者百僚賀  
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艷至此矣在朝之  
人孰敢犯之者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

日嘗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  
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  
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  
過何畏彼哉度嘗逐我未知我之善也河北之  
亂非度之才謀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  
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所  
際而不言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  
明也

劉禹錫曰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

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  
宰相以往所執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  
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  
畏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  
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  
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  
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  
隨之豈不偉哉

李德裕論曰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

所誣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臣議於  
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  
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徃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  
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  
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悟蓋  
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祕用左右  
之言以理汝曹何者彼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言不可用其時無人以  
此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

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  
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  
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  
當易寤况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  
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因史丹  
稱器人於絲竹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  
之天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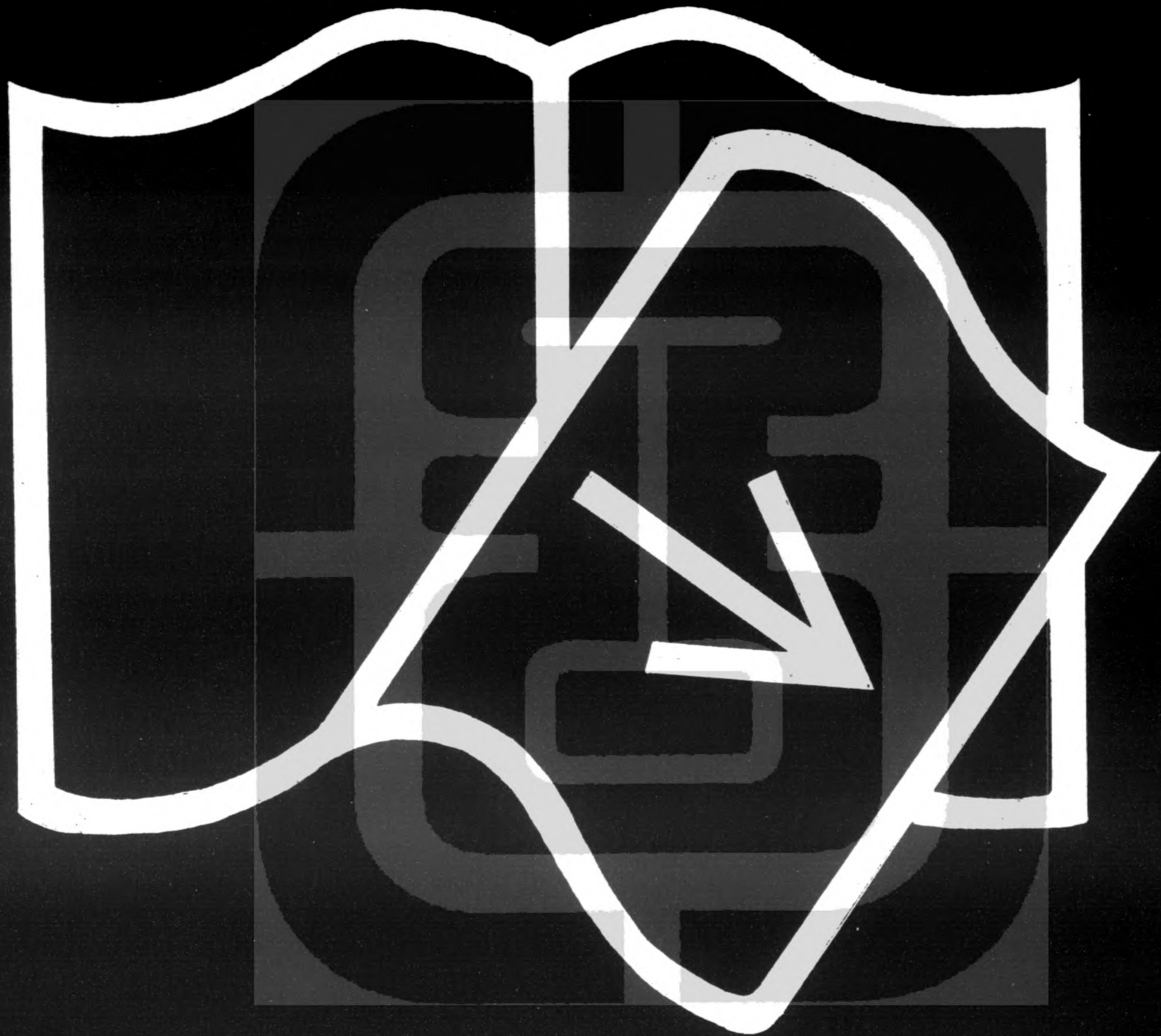
古之帝王以干戈而定天下而人服則有周武  
王以征伐而威四夷以來朝則有漢武帝以睿

智英斷聰明正直而去佛教以殄滅則有唐武宗臣嘗論三武之功以謂紂虐無厭武王憑后稷公劉王季文王之德乘天下厭亂之心一戎衣服天下漢祖志怯戎狄輕北易走武帝驅天下之兵利天下之甲以抗一隅而匈奴臣其功皆易至於佛者深根固蒂七八百年爲天下大患如唐太宗之聖神明皇之仁勇憲宗之英睿皆不能除之而武宗皇帝奮於百王之下斷自宸智挺然不疑一旦盡除去之其功過於周武

王漢武帝遠甚矣

溫公論郭誼殺劉稹斬之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議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技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帝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





缺 P30

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亾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策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計魏師遠避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師恐懼全門以出又以王宰少

萬自是以後南詔盛疆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亾矣

孫之翰論李克用請討朱全忠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雄豪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朱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授同

華節帥朝廷不因立功驟委宣武大鎮克用追討巢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叛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而奏討全忠甚得人臣之體全忠降賊也克用功臣也降賊謀害功臣是賊心不悛况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大本無功名可以贖罪從功臣之請討之正得事宜

范祖禹論濬上言姑息藩鎮致亂坐賜歿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亾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歿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亾之兆亦已著

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疆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

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於劔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而闕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亾天下然其亾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

探摭唐史中姦臣宦官女后事迹各以類集作爲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世三百年唯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止于三百年

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

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  
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  
皇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  
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  
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嫡長國亂先  
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  
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元  
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  
人遠矣

張唐英論曰唐之治由藩鎮之未專地也唐之  
弱由藩鎮之彊盛也唐之亾由藩鎮之削滅也  
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減大半  
大曆已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疆臣  
驕將氣焰赫然而於是李正己有青淄齊海登  
萊沂密德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  
李寶臣有常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養兵五  
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洛具澶七州之地養兵  
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養兵

二萬詔增一城必飛語怨刺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與奉石撮土代宗寬柔一切容之德宗明察先誅劉文喜次欲盡除群盜遂詔起關西兵以臨關東而涇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離遂肆不軌然而欲與李懷光合勢懷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乘而滅之又李寶臣信妖人之言謂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讖文不與同惡卒自暴死又朱滔稔兇欲臣山東諸侯而王武俊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舍漢於是起兵攻

滔又李希烈已僭大號而諸侯異謀劉稹堅據上黨而三鎮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藩鎮各前問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蓋彼同則此異左逆則右順輕重相制小大相維忽恭王命以効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也至于朱全忠遂墟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安史朱泚之徒也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各已亾矣全忠視天下之大不復有牽制之黨乃平揖神器若

固有之設使當全忠之時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裘而稱制哉

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救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

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其卒也贈開府議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任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憲之力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而獲令名歿而有光寵此無他爲善之效也

張唐英論曰天下之禍常起於衽席之上情愛既遷嬖寵斯甚大至傾國小亦攝朝高宗不斷政出則天斷喪王室翦滅宗枝李氏宗廟不得

血食孝和及武韋氏司晨朝廷政令盡由中饋而郡國夫人陸氏昭容上官氏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及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宜城公主等皆恃政挾寵依窟城社納受賄賂門若闥闐鬻獄賣官無有虛日常出斜封墨敕補授官爵以手掩其前令上以筆書其後上但笑而從之中外之官數踰十倍屠沽之輩盡衣朱紫僕隸之人亦爲卿監皆無廳事可處時人謂之三無坐處官謂

宰相御史真外也明皇之時楊氏專寵上方真獻畢在私家其公主駙馬尚辱於楊氏之奴其餘卿士畏而附之者即可知矣

孫樵嘗著論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藁定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直書志匿所謂



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李  
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起王  
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出家不可  
謂順予懼後世疑於褻裸也條高后擅政之年  
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  
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諛  
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  
拂教稔禍階也

東坡對制策曰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

裴延齡皇甫鏗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  
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

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以為有宰相之風矣

開元以來始裁制度尚書省以統會眾務門下省以待從獻替中書省以出納制誥祕書省以總領圖書御史臺以肅清百寮殿中丞以供修服膳內侍省以承 旨奉引又有九寺五監分

理群司六軍十二衛以嚴武備而官品有條矣又分天下為十道以統領四方之政然判司簿尉頗多矣代宗詔京兆府長安各減丞一員部

二員天下縣各減一員元和中李吉甫奏併省

吏員當時天下翕然稱治

七愛

房玄齡 盧

杜如晦 元魯山

李晟 李白

白居易

皮日休

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真夫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天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為真放逸焉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

馬

東坡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黎肅曰文之作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卓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

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輔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三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華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辭辨博馳騁騫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

國定家首 三十一 卷  
則有左補闕李翰云云叙治亂則明白坦夷衍  
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詠性  
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  
失相維吉凶相追倬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  
則溫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  
者又謂翰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  
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  
闕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翰其誰與  
孫何曰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

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論議為最然繇斯而談  
則駕說立言者不得不以為已任也唐虞已往  
治道尚簡三代之際見於六經此不書也兩漢  
間鴻儒間出猶為黃老刑名權霸所雜魏晉已  
降文體卑賤固不足論若乃羽姬翼孔卓爾大  
得根仁抵義動為世法者獨唐賢為最所者論  
議傑然尤異者若牛相僧孺從道善惡無餘呈  
甫湜紀傳編年夷惠清和獨孤常州及吳季扎  
權文公德輿兩漢辨士等論高僕射鄧魯用天

國定家首 三十一 卷  
云

子禮樂韓吏部愈范蠡與大夫種書呂衡州温  
功臣恕死白宮傳居易晉宮世子等議或意出  
千古或理鎮群疑或重定褒貶之誤或再正名  
教之失無之足以惑後人有之足以張吾道

子厚曰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  
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  
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  
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參由是假道焉作於聖  
故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

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  
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  
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  
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誦誦也  
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  
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  
執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  
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

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比興之  
際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  
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  
於李蘓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  
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  
則有朱絃踈越大美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  
詹事宋員外始裁成六呂張施五色使言之而  
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

去雅寢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  
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顯王  
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  
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

補闕皇甫冉

王右丞韋蘓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  
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  
唐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  
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蘓州趣味澄  
澁若清流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

勃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佳致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超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

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好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蘓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

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  
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  
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  
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  
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塩止於鹹飲食不  
可無塩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  
詩之有得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  
識其妙余三復其言而悲之

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讐以與

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  
有二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  
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  
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  
崇韜嘗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  
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  
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  
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諂嫉日  
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



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已舉蜀捷奏才上  
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疆而不  
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  
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  
器易若反掌

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  
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  
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  
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拜也

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  
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  
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  
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  
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  
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內外  
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  
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  
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蒙褒嚴續以

